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飘转蓬舞

——浅谈唐诗中的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

黄锐 (常德市教育局 湖南常德 415000)

摘要:以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为代表的西域三大乐舞在唐诗中留下了生动而形象的记载。从唐诗中可以看出,胡旋舞表演者多为女子,动作特点是“旋”,飞速旋转。胡腾舞表演者多为男子,动作特点是“腾”,以蹲踏跳腾为主。柘枝舞是一种刚柔相济的女子舞蹈,以腰身的柔软纤细和眼神的妩媚动人为特点。

关键词:唐诗;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唐时,西域乐舞更是风行一时。唐诗作为一种文献史料,有大量的诗篇记录了当时的社会乐舞活动,以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为代表的西域三大乐舞在唐诗中也留下了生动而形象的记载。

一、“旋转如风”的胡旋舞

胡旋舞源于西域康国,白居易《胡旋女》说:“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康居即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隋炀帝设《九部乐》,唐太宗设《十部乐》,其中都有《康国乐》,而《康国乐》的主要内容就是胡旋舞。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为一时的风尚,持续五十年盛行不衰。唐玄宗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起胡旋舞,白居易《胡旋舞》记载了这个现象:“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舞服饰装束特别,凸现出西域风貌。唐杜佑《通典》载:“康国舞二人,排袂、锦袖,绿绶浑裆裤、赤皮靴,白胯,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舞女穿着排色袂,锦袖,绿色或白色绶浑裆裤,赤色皮靴,身系长长的骊带和各种金银钏饰。“柔软依身着飘带,徘徊绕指同环钏”(元稹《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白居易《胡旋女》)。从诗中看出,舞女穿的是用宽摆长裙,头披纱巾,腰

系彩带,佩饰光彩夺目,在鼓乐声中,胡旋女挥舞飘带,急速旋转,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

胡旋舞属于唐代健舞,舞者多为女子,有独舞,也有群舞,后来也有男子跳的。胡旋舞是因为在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的,其特点是动作轻盈,急速旋转,节奏鲜明。《通典》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白居易《胡旋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鼓声的伴奏下急速连续旋转的胡旋女形象:“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胡旋女在急速的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她举起双袖,那急促多变的舞姿,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她左旋右转,不知疲惫,千旋万转,似乎永不停歇。她转得那样快,连奔跑的车轮、飞卷的旋风也显得缓慢。她转得那样急,连观众也无法分辨出她的脸和背。元稹也写有《胡旋女》一诗,其中对胡旋舞的伴奏音乐和舞姿也有相当精彩的描写:“蓬断双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笄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元稹从讽谏君王莫沉溺歌舞声色入手,对胡旋舞表演时那种“火轮炫”、“掣流电”的旋转技巧和演出盛况作了精彩的描绘。胡旋女头戴明珠繁饰,手持彩色轻巾,鼓节一响遂翩翩起舞,慢转时如潜鲸逆波,急转时如霰雪流电,旋舞起来似羊角风般迅疾,竿顶的朱红膝盘如火轮般炫目,急转生风的旋舞中,使人难以分辨她的面貌和背影。岑参曾作《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盛赞胡旋女快速轻盈的舞姿:“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慢脸娇娥纤复,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生旋风”;“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耳闻。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在琵琶横笛的伴奏声中,胡旋女起舞如莲花,裙裾飞扬,像飞雪一样在空中飘舞。她急促地左旋

但放弃的念头从未在他脑海中闪过,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另一方的主动放弃。多年后,他们再次相遇,我们又见识了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搏斗。这次搏斗以马丁的胜利告终。此外,为了进入露丝的社会,马丁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他从书本中学到社交礼仪,从世态炎凉中深化自己对世界的把握。马丁为了当作家而付出的努力也是他在文学竞技场上的角逐,他特别擅长于观察文艺界的动态和总结市场上的畅销作品。他发现文学市场被两种流派占据——一派把人当作神,忽视人的世俗性;另一派把人当作尘土,而忽略其梦想和神圣的一面。根据他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他开始创作写现实主义的经典,并认为自己的作品比当时流行之作更加深刻有力。

四

虽然马丁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走上独立与自治,但是他被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深深影响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关爱,他知道女工们的无知和肤浅,但同样知道她们真诚的爱与恨。他一夜成名,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玛丽娅——一个拖儿带女的单身母亲——买了她租住了数年的那间房子和一个农场。后来,他遇到以前一起干活的洗衣工,给他也买了一个洗衣房。另外,对于那个深爱过他的工厂女孩,他也十分慷慨,送她去接受教育。他对穷人毫不吝啬金钱,痛恨资产阶级的虚伪。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是逃避虚无信念的救命稻草,但他却因为信念的崩溃而没能逃脱自杀的悲剧命

运。

纵观马丁·伊登的一生,我们看到,信仰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各种政治理论,不容置疑的是,人生需要信仰的支撑。信仰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它是生命的精髓也是生存的希望,一个没有了信仰的人注定要陷入虚无,这也是马丁·伊登陷入虚无从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 2.杰克·伦敦(美)马丁·伊登[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 3.李伟芳,从《马丁·伊登》看杰克·伦敦的不同信仰[A].西安: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
- 4.刘勇,浅析杰克·伦敦的超人情节[J].信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版),2002.
- 5.张保林,重评杰克·伦敦的超人思想[D].广西师范大学,2003.
- 6.张强,论《马丁·伊登》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D].华中师范大学,2003.

作者简介:

侯静,1984年生,女,淮阴工学院教师,硕士学位、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右旋，有如旋风，而且不断变化着舞姿，《采莲》、《落梅》等一般舞蹈哪能与它相比。

为了与胡旋舞快速的节奏和刚劲的风格相适应，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音量大、音色亮打击乐为主，节奏感强。《旧唐书·音乐志》载：“康国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铜钹，皆二。舞者二人。二人之服皆从其国。”《通典》记载：“笛鼓二，正鼓一，小鼓一，和鼓一，铜钹二。”可见伴奏乐器有弦乐和鼓，一方面易于表现明快的旋律节奏，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伴舞音乐的浑厚感和音响效果。同时弦鼓之声很可能也有提示动作的作用，因此方有“心应弦，手应鼓”以及“弦鼓一声双袖举”的描述。

二、“腾跳踢踏”的胡腾舞

胡腾舞源于西域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大约在北朝后期传入中原。

胡腾舞的服饰装束也是典型的西域式样。李端《胡腾儿》：“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元稹《西凉伎》：“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表明舞者跳舞时头戴尖顶编织帽，帽上缀有珠子，在舞蹈时熠熠生辉，身穿宽襟长袖胡衫，桐布胡衫向上卷起，腰间束着绣有葡萄纹样的长飘带，垂向身体的一边，跳舞时腰带随着婉转的舞姿飘动，脚下穿着柔软的绣花皮靴，也便于跳舞时轻盈地跳跃旋转，这种服饰带有波斯风貌，在当时西域普遍流行。

胡腾舞也属于唐代健舞，与胡旋舞不同的是，胡旋舞表演者多为女子，有独舞，也有群舞，动作特点是“旋”，飞速的旋转。而胡腾舞表演者多为男子，一般都是单人献技，动作特点是“腾”，以蹲、踏、跳、腾为主，表演节奏“急蹴”，步态迅急敏捷，风格豪迈奔放。李端在《胡腾儿》中对胡腾舞有细致的描写：“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玉锥”；“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刘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也有精彩的刻画：“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诗中描绘出了青年男子的外貌形象和舞蹈特征，从蹲身腾踏开始，足踏花毡，锦靴闪动，急蹴起跃，环行如轮，腾踏生风，或急如飞鸟，或反手叉腰，或挤眉弄眼，或东倒西歪。诗中绘声绘色地把胡腾舞的舞姿、步态、表演者的高超技巧展示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再现了古代西域人那种雄健豪放的民族性格，以及风趣诙谐的民族情调和剽悍粗犷的男子风格。这些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天所能看到的新疆少数民族的男性独舞。至今，新疆塔塔尔族的男子独舞、维吾尔族的“夏地亚那”舞蹈以及新疆俄罗斯族的踢踏舞，都以下肢的跳跃动作为主要特点，舞蹈幽默风趣，步伐敏捷灵活，弹跳轻巧，速度快，力度强，有时还有高难度的腾空技巧，这些似乎留存和含有更多的唐代胡腾舞的遗风。

胡腾舞在出场和音乐方面也很有特点。李端《胡腾儿》：“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可见有的舞者出场是先跪下，向观众致意，用家乡话问候，或者诉说些什么，然后整整衣袖，开始起舞；有的舞者则是先将杯中葡萄酒一饮而尽，抛下酒杯，纵身起舞。这一传统形式在今天新疆维吾尔民间舞蹈中，还可以寻到它的踪迹，一些男子独舞，依然保留着以致礼为先的特定方式。胡腾舞过程中伴有横笛、琵琶、铜钹等响亮而富有气势的乐器，以高音为主。“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李端《胡腾儿》）。“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因而胡腾舞具有节奏明快、气氛热烈、风格健朗的特点。

三、“罗衫半脱”的柘枝舞

柘枝舞亦出自西域石国。与胡旋舞和胡腾舞不同，柘枝舞是女子双人舞蹈，表演既有健舞之美，又有软舞之美，是一种刚健与婀娜兼而有之的舞蹈。

柘枝舞服饰华丽，富有浓郁的西域风情。柘枝舞一般由二舞女相对而舞，舞女身穿五彩罗衫，袖子紧而窄，腰间系着银蔓飘带，头戴绣花卷檐胡帽，帽上缀有金铃，或梳鸾凤发髻，脚

穿红色绵软靴。跳舞时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这种服饰特点在白居易、张祜、刘禹锡、章孝标的诗中都有细致的刻画。“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白居易《柘枝妓》）。“苍头铺棉褥，皓腕捧银杯。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白居易《柘枝词》）。“珠帽著听歌遍匝，锦靴行踏鼓声来”（张祜《柘枝》）。“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绦催。看著遍头香袖褶，粉屏兰帕又重偎”（张祜《观杭州柘枝》）。“促叠蛮鼙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张祜《观杨媛柘枝》）。“金丝整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刘禹锡《观柘枝舞二首》）。“松鬓改梳鸾凤髻，新衫别织斗鸡纱”（刘禹锡《和乐天柘枝》）。“移步棉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飘”（章孝标《柘枝》）。“绣衫金腰束，花髻玉珑璁”（温庭筠《屈柘词》）。这些诗句把柘枝舞女所著衫、靴、带等装束的特征勾勒了出来，从这些服饰装束可以看出，柘枝舞女所穿着的服饰以轻薄、飘逸、精美、艳丽为主要特征。

柘枝舞特别强调舞者的腰部姿态与眼部表情，舞女腰身纤细柔软，舞姿飘逸，眼神流转含情，妩媚动人，这在刘禹锡、章孝标、张祜的诗中也有生动描述。“垂带覆纤腰，安徊当妖眉。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攘”（刘禹锡《观柘枝舞二首》之一）。“轻体似无骨，观者皆耸神。曲尽回身处，层波犹注人”（刘禹锡《观柘枝舞二首》之二）。“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身轻入宠近恩私，腰细偏能舞柘枝”（徐凝《宫中曲》）。“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章孝标《柘枝》）。“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纤蛾暂起来”（张祜《观杭州柘枝》）。诗人引经据典，生动地刻画了柘枝舞女轻盈洒脱的舞姿、流眸回盼的眼神和香软苗条的身姿，给人飘飘欲仙、余韵绵长的感受。诗中对舞者软骨纤腰的欣赏赞叹，也体现出诗人对唐代以肥为美的审美习惯的冲击与突破。

柘枝舞的出场和谢幕很有西域特色。柘枝舞伴奏乐器以鼓为主，在鼓声中出场起舞，并间有歌唱。据《乐府诗集》记载，两舞女事先躲在红色莲花道具中，随着鼓声节拍，花瓣缓缓张开，舞女的柔姿袅袅升起、亭亭玉立，方开始舞蹈。“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白居易《柘枝伎》）。“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刘禹锡《和乐天柘枝》）。“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章孝标《柘枝》）。“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纤蛾暂起来”（张祜《观杭州柘枝》）。可见，柘枝舞刚开始三声鼓响为散序，此时不舞，进入中序后才开始跳舞，进而节奏加快，舞姿开始变化，时而婉转绰约，时而矫捷奔放。柘枝舞的谢幕更富于西域人的情调和娱宾的色彩。“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袒”（沈亚之《柘枝舞赋》）。“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薛能《柘枝词》）。“曲尽回身处，层波犹注人”（刘禹锡《观柘枝舞二首》之二）。“一时款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白居易《柘枝伎》）。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柘枝舞女的华丽舞服，还看到了柘枝舞曲终时舞女行礼谢幕的特殊风情，即半脱罗衫，袒露玉肩，粉面轻回，明眸善睐，向观者投去涟涟秋波，使柘枝舞曲终更添一重波澜，更增一份妩媚，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作为西域乐舞的精华，为唐诗创作提供了生动素材，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文化内涵，拓展了唐人的审美视域，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唐诗自由奔放、刚健明快的气质。

参考文献：

- [1]王克芬.中国古代舞蹈史话[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
- [2]杨冬梅.唐代咏胡旋舞与胡腾舞诗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 [3]姚春梅.唐代西域乐舞诗的文化解读[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1).
- [4]陈婷婷.简析唐诗中的唐代教坊乐舞[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